

学校代码：10384  
学 号：9601008

分类号-----密级-----  
UDC-----

学 位 论 文

# 晚唐苦吟诗风

郭 素 华

指 导 老 师：吴 在 庆 教 授

申请学位级别：硕 士

专 业 名 称：中 国 古 代 文 学

论 文 提 交 日 期：1999 年 月 日

论 文 答 辩 日 期：1999 年 月 日

学 位 授 予 单 位：厦 门 大 学

学 位 授 予 日 期：1999 年 月 日

答 辩 委 员 会 主 席：-----

评 阅 人：-----

## 内 容 提 要

苦吟的现象在文学史上早已有之，从扬雄作一赋梦五脏在地，大病一岁，左思《三都赋》构思十年，到王勃下笔前先卧床蒙面苦思，类似的“奇闻逸事”往往被广为流

传。至中唐韩孟诗派别开险怪一路，为求创新，不惜苦吟，遂成风气。作为韩孟诗派重要创作特征的苦吟，已为研究者阐发得很详细，然而唐代的苦吟诗风实则起源于杜甫，滥觞于大历诗人，发扬于韩孟诗派，而极盛于晚唐五代。与中唐苦吟诗人相比，晚唐苦吟诗人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中唐，而且在范围上也不只局限于某一派诗人，在诗歌好尚与特色方面，也存在着更多的共性，比较易于从创作倾向性上来把握。其次，晚唐五代好尚苦吟的，是一大批中小作家，这些作家大多是名噪一时，而后又在历史长河中湮没无闻了，他们的成就虽然不能跟那些大家相比，但也是晚唐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他们的研究有助于把握晚唐文学的全貌。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唐才子传》一书集录了近四百位诗人的生平资料，作者辛文房本身就是一个“吟边变馀发，萧飒是阴何”（马祖常《辛良史〈披沙集〉诗赞》）的苦吟诗人，对苦吟诗赞赏态度，书中收录的苦吟诗人就有近百位，《校笺》详实周密的勾稽考索，对研究这些苦吟诗人提供了很大帮助，本文即以学者们的生平考证为依据和参考，着重于晚唐苦吟诗人创作与作品的研究，全文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着重于典籍资料的分析。在历代对晚唐诗歌的流派划分中，学贾岛的诗人占据了一定数量，这些诗人自然承继了贾岛的苦吟精神，除此之外，典籍文献中大量记载了其他诗人的苦吟事迹，晚唐诗人中也有层见丛出的苦吟自述，这些现象表明苦吟是晚唐诗坛一种普遍风气。进而考察了晚唐苦吟诗人的交游情况。他们先后以姚合、贾岛、李频、薛能、郑谷等人为交游中心，从长庆而至五代十国，或前后师承，或诗友酬唱，在生活道路、思想信仰、艺术趣尚上存在相似之处，由此产生的在创作上的相互影响是可以理解并实际存在的。

第二部分，从诗歌内容的角度阐释苦吟的内涵。由于朝政败坏，世事艰危及科场黑暗的时代氛围以及信念破灭，逃避世俗，向往林泉的心理状态，苦吟诗人的诗歌表现出两大主题取向：对贫病生活，落拓不遇的哀吟和对隐居及禅悦生活的吟咏。

第三部分，分析了苦吟诗人在艺术表现上的某些一致性追求。首先，由于避世生活环境及乡居隐逸心理感受的投射，以及为了表现自己清高淡泊的胸襟意趣，苦吟诗人惯用清幽、闲旷、冷落及至萧瑟的意象及寒、独、幽、冷、暗等形容词，形成冷淡幽清的诗歌境味。其次，为了表现对自己偏爱的物境独特的艺术感受，也为了显示自己诗艺不凡，苦吟诗人非常讲究对章句进行精巧的构思与措置，对文辞进行精当的修饰与淬炼，这种对炼字和炼意的用力恰恰反映出了苦吟诗人思想和阅历范围狭窄的弊病。最后，晚唐苦吟诗人这种对诗艺的竭力追求上升到了一个极限，导致了专门探讨诗歌技巧理论和方法论的诗格类书的大量涌现。

第四部分，探索了晚唐苦吟诗风产生的原因。认为古代诗文作者注重艺术锤炼的倾向，古代文论家的主张和提倡，中唐韩孟等人的创作实践，科考行卷的风气，书画艺术的同步发展，以及晚唐称赏名篇佳句的风气等，都是促成晚唐苦吟诗风的原因。

第五部分，阐述了晚唐苦吟诗风对后代诗人的影响，指出苦吟代表了一种生逢末世、生活贫穷困顿、仕途坎坷不幸而又不合流俗、固穷志操、随缘自适的生存态度，

因此，在每一个朝代，都会有这样一群文人学习他们。

本文所论及的诗人以活动在长庆以后的诗人为主，有些苦吟诗人由晚唐而入五代，甚至主要创作期在五代，也仍然合而论之，以晚唐统括。这些苦吟诗人多为中小作家，作品经学者校勘整理的很少，今一律以《全唐诗》为据，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关键词：晚唐苦吟诗人 交游关系 主题取向 艺术风貌

## 目 录

第一章	晚唐苦吟诗人群体.....4
第一节	“生应无辍月，死是不吟时” .....4 ——晚唐苦吟诗人
第二节	“终年此地为吟伴，早起寻君薄暮回” .....7 ——晚唐苦吟诗人之渊源及交游关系初探
第二章	晚唐苦吟诗人的主题取向.....14
第一节	“江湖苦吟士，天地最穷人” .....14 ——对贫病生活和落拓不遇的哀吟
第二节	“感时叹物寻僧话，惟向禅心得寂寥” .....18 ——对隐居和禅悦生活的吟咏
第三章	晚唐苦吟诗人的艺术追求.....22
第一节	“莫笑老人多独出，晴山荒景觅诗题” .....22 ——取象和造境上的冷淡幽僻
第二节	“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 .....24

	——炼字和炼意上的着力	
第三节	“织锦虽云用旧机，抽梭起样更新奇”	27
	——对诗歌表现形式的追求	
第四章	晚唐苦吟诗风成因	32
第五章	晚唐苦吟诗风的影响	39

## 第一章 晚唐苦吟诗人群体

### 第一节 “生应无辍月，死是不吟时”

#### ——晚唐苦吟诗人

晚唐诗坛诗人众多，交游和创作呈现纷纭复杂的情况，若从大的方面把握，则有三种主要趋向：一是继承元白一派的浅切诗风，一是温李一派的声色华丽的诗风，再就是姚贾一派的清淡诗风。人数众多的创作个体虽然特点各异，但具体诗人往往表现出相对集中于某一方面的创作倾向。叶绍本云：“诗品王官莫细论，开成而后半西昆”<sup>(1)</sup>，说开成年间以后，诗坛有一半在李商隐的势力范围内。闻一多先生的《贾岛》一文则将晚唐五代称为“贾岛的时代”。说：“由晚唐到五代，学贾岛的诗人不是数字可以计算的，除极少数鲜明的例外，是向着词的意境与词藻移动的，其余一般的诗人大众，也就是大众的诗人，则全属于贾岛。从这个观点看，我们不妨称晚唐五代为贾岛时代。”这一论点初看未免夸张，但如果从对贾岛苦吟精神的承继这一方面着眼，则不无道理。众所周知，贾岛是一个以苦吟而闻名的诗人，其“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苦吟精神及“当其苦吟，虽逢值公卿贵人，皆不之觉也。”<sup>(2)</sup>的创作态度堪称苦吟诗人的楷模。而晚唐是一个苦吟诗人层出不穷的时代，以苦吟为创作准绳，以苦吟为最高乐趣，并且以苦吟者自居的诗人在上述三派诗风中都有。即便如杜牧、李商隐这样极具特色的名家，也不乏苦吟的自述<sup>(3)</sup>。以致于刘贡父说：“唐人为诗，量力致功，精思数十年，然后名家。”<sup>(4)</sup>葛立方借陈与义所言讲得更具体：“陈去非尝为余言，

唐人皆苦思作诗，所谓‘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句句夜深得，心从天外归’、‘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蟾蜍影里清吟苦，舴艋舟中白发生’之类是也。故选语皆工，得句皆奇。”<sup>(5)</sup>其所引的诗句全出自李频、方干、卢延让、刘昭禹等晚唐诗人。刘、陈两人所谓“唐人”，也是偏重于晚唐而言。今人李嘉言先生在其《长江集新校》之附录五《贾岛诗之渊源及其影响》中，根据方岳《深雪偶谈》、杨慎《升庵诗话》、谢榛《四溟诗话》、辛文房《唐才子传》、记有功《唐诗纪事》等资料统计晚唐学贾岛者有二十二人：马戴、周贺、张祜、刘得仁、方干、李频、张乔、郑谷、林宽、张、姚合、顾非熊、喻凫、许棠、唐求、李洞、司空图、尚颜、曹松、于邺、裴说、李中。上举诸人虽然具体诗风不同，但无一例外是苦吟诗人，其中最著名者如张祜，“祜苦吟，妻孥每唤之，皆不应，曰：‘吾方口吻生华，岂恤汝辈呼！’”<sup>(6)</sup>司空图“性苦吟，举笔缘兴，几千万篇。”<sup>(7)</sup>方干“才吟五个字，又白几茎髭”（《赠喻凫》）；李洞，“家贫，吟极苦，至废寝食”<sup>(8)</sup>。李怀民作《中晚唐诗主客图》根据张洎《项斯诗集序》、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的说法，将中晚唐诗分为两派，一派“清真僻苦主”贾岛，列姚合以下二十余人于门下；一派学张籍：朱庆余、王建、于鹄、项斯、许浑、司空图、姚合、赵嘏、顾非熊、任蕃、刘得仁、郑巢、李咸用、章孝标、崔涂等人。除与李说重出的四人（下划线）外，学张籍一派中仍有苦吟诗人在，如朱庆余有“十夜郡斋宿，苦吟身未闲”（《酬李侍郎》）、“暂来戎马地，不敢苦吟诗”（《望萧关》）的自述。张籍《赠项斯》云：“尽日吟诗坐忍饥，万人中觅似君稀”。其他如郑巢早年曾“献所业于姚合，如门生礼”。在姚合任杭州刺史时，日游姚合门馆。任蕃题天台巾子峰寺壁诗改字的传说，<sup>(9)</sup>以及赵嘏“曾以薛道衡《昔昔盐》诗之每句为题，刻意揣摩，近乎试帖”<sup>(10)</sup>，又“悉取十三代史事迹，自始生至百岁，岁赋一首二首，总得一百一十章”<sup>(11)</sup>等举止，亦颇涉苦吟之嫌。尽管从总的成就来看，晚唐苦吟成癖的诸诗人，没有一个能同杜牧、李商隐等杰出诗人相匹敌，但是这种苦吟诗风对晚唐诗坛影响之大，则是毋庸置疑的。

这些统计中，对晚唐的苦吟诗人，尤有未尽者。如《唐诗纪事》卷七一记载唐末周朴“性喜吟诗，尤尚苦涩，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苟得一联一句，则欣然自快。尝野逢一负薪者，忽持之，且厉声曰：‘我得之矣！我得之矣！’樵夫矍然惊骇，掣臂弃薪而走。遇游徼卒，疑樵者为偷儿，执而讯之。朴径往告卒曰：‘适见负薪，因得句耳。’卒乃释之。其句云：‘子孙何处闲为客，松柏被人伐作薪。’彼有一士人，以朴僻于诗句，欲戏之。一日，骑驴于路，遇朴在傍，士人乃欷帽掩头吟朴诗云：‘禹力不到处，河声流向东。’朴闻之，急遽随其后，且行。士但促驴而去，略不回首。行数里，追及，朴告之曰：‘仆诗河声流向西，何得言流向东？’士人颔之而已。闽中传以为笑。”周朴这种入魔似的苦思以及为纠正一字之误而追人数里的为诗态度虽不免迂腐，为人所笑，但我们却可领略到他作诗的苦心与认真。这种态度在晚唐确实极为典型，所以欧阳修即以周朴为例，说明晚唐诗坛状况云：“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构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其雕琢，故时人

称朴诗‘月锻季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当时如此。”晚唐著名诗人杜荀鹤，更是以诗歌写出了苦吟诗人的心声，其诗云：“江湖苦吟士，天地最穷人”；“四海无寸土，一生唯苦吟”；“生应无暇日，死是不吟时”；“苦吟无暇日，华发有多时”；“典尽客衣三尺雪，炼精诗句一头霜”。其他如齐己直言及苦吟的诗就有数十首，所编《风骚旨格》也以推崇苦吟为事，称赏贾岛、姚合、李频。薛能“耽癖于诗，日赋一章为课。”<sup>(12)</sup>其诗云：“千题万咏过三旬，忘食贪魔作瘦人。行处便吟君莫笑，就中诗病不任春。”（《自讽》）卢延让云：“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苦吟》），崔道融云：“相逢半醉吟诗苦，应抵寒猿袅树声。”（《镜湖雪霁贻方干》）裴说“又看重视榜，还见苦吟人。”（《见王贞白》）由晚唐而入五代的苦吟诗人更远超过李嘉言所统计之数。并各自形成交际频繁的诗人团体。

注释：

(1)《白鹤山房诗钞》

(2)《新唐书》卷一七六

(3)杜牧《献诗启》：“某苦心为诗，唯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杜牧《斫竹》：“江南苦吟客，何处送悠悠。”《残春独来南亭因寄张祜》：“仲蔚欲知何处去，枯吟林下拂诗尘。”李商隐《西溪》：“苦吟防柳恹，多泪怯杨朱。”《唐才子传》卷七：商隐工诗，为文瑰迈奇古，诗难事隐，及从楚学，俚偶长短而繁缚过之，每属缀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

(4)《唐音癸签》卷三

(5)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

(6)、(7)、(8)《唐才子传》卷六、卷八、卷九

(9)同上卷七：（任蕃）去游天台巾子峰，题寺壁间云：“绝顶新秋生夜凉，鹤翻松露滴衣裳。前峰月照一江水，僧去翠微开竹房。”既去百余里，欲回改作“半江水”，行到题处，他人已改矣。

(10)文研所《唐诗选》

(11)、(12)《唐才子传》卷七

## 第二节“终年此地为吟伴，早起寻君薄暮回” ——晚唐苦吟诗人之渊源及交游关系初探

元代杨载曾云：“古人苦心终身，日炼月锻，不曰语不惊人死不休，则曰一生精力尽于诗”<sup>(1)</sup>于苦吟诗人举出杜甫与陈师道为代表，固然指出了由杜甫开端的这一现象到宋代的承接与发展，但杜甫乃至江西诗派诗人主要通过“以拙为工”、“变俗为雅”的方式构造生新瘦硬的艺术表现模式，就其创作方式的总体而言，苦吟并不能构成其最显著特征与主导性倾向。晚唐苦吟诗风是直接承继元和、长庆年间的苦吟风尚发展而来，其源出于除上举出的贾岛以及孟郊、李贺、姚合诸人。这些人既是当时诗歌创作的主要人物，也是以苦吟著称于世的诗人，苦吟作为他们的艺术特质和表现，贯穿在其整个创作活动中，形成了他们的一种创作心理定式和诗歌审美追求。试看其自我描述和别人对他们的评判：

孟郊，任溧阳尉时，“或比日，或间日，乘驴领小吏经募投金渚一往。至则荫大栎，隐岩筱，坐于积水之旁，苦吟到日西而还。尔后袞袞去，曹务多弛废。”<sup>(2)</sup>其诗云：“夜学晓未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sup>(3)</sup>“天疾难自医，诗癖将何攻。”<sup>(4)</sup>韩愈称他“别自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招擢胃肾，神施鬼没，间见层出。”<sup>(5)</sup>魏泰说孟诗“琢削不假，真苦吟而成。”<sup>(6)</sup>

李贺，“能苦吟疾书”，“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始已尔！”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sup>(7)</sup>其诗云：“庞眉入苦吟”；<sup>(8)</sup>“葛衣破碎赵城秋，吟诗一夜东方白。”<sup>(9)</sup>宋李纲有感于贺之苦吟曰：“长吉之乐府，字字皆雕镂。骑驴适野外，五藏应为愁。……呕心古锦囊，绝笔白玉楼。”<sup>(10)</sup>由于他热衷于苦吟，以致“思焦面如病，尝胆肠似绞。”<sup>(11)</sup>

贾岛，其诗云：“默默空朝夕，苦吟谁喜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他也把写诗作为自己的“职业癖”：“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韩愈称其“奸穷怪变得”<sup>(12)</sup>僧可止悼之曰：“人哭苦吟魂”<sup>(13)</sup>甚至“当其苦吟，虽逢值公卿贵人，皆不之觉也。”<sup>(14)</sup>

姚合，诗云：“永日厨烟绝，何曾暂废吟”；<sup>(15)</sup>“带病吟虽苦，休官梦已清”；<sup>(16)</sup>“选字诗中老，看山屋外眠”；<sup>(17)</sup>《四库全书总目》评“合为诗刻意苦吟，工于点缀小景，搜求新意。”

晚唐学习李贺的记载，多出于《唐才子传》，如卷五《庄南杰》条：“南杰，与贾岛同时，曾从受学。……诗体似长吉。”卷六《沈亚之》条：“亚之……初至长安，与李贺结交，……尝游韩吏部门，杜牧、李商隐俱有拟沈下贤诗，盖甚为当时名辈器重云。”卷八《赵牧》条：“牧……效长吉歌诗，颇涉狂怪，耸动当时。……同时有刘光远，亦慕长吉。”卷九《牛峤》条：“窃慕李长吉所为歌诗，辄效之。”由于这些诗人与晚唐李商隐、温庭筠、杜牧等人皆效学李贺歌诗，因而与晚唐绮艳清丽的温、李一派诗风发生天然联系，而与贾岛及其后继者的清幽冷寂迥然不同，诗歌内涵也缺乏苦吟诗人所

具有的特质。因而真正继承李贺苦吟精神的主要还是贾岛一派的诗人。

晚唐学习孟郊的，是一群“以五言古诗鸣”的诗人，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八云：“（唐）晚季以五言古诗鸣者，曹邺、刘驾、聂夷中、于、邵谒、苏拯数家。其源似出孟东野，洗剥到极净极真，不觉成此一体。”孟郊和贾岛向来并称，郊、岛在情调寒苦、风格峭冷方面有许多一致处，特别他们同为苦吟诗人，因而源于孟郊的曹邺等人诗作，也就与贾岛的追随者在声气上显得接近。如前所云，唐末诗坛是“贾岛的时代”，贾岛以其穷困不达的不幸遭际和苦吟求工的作诗态度赢得了晚唐人广泛的同情和尊敬。就唐末诗人怀念前辈诗人的作品数量而言，以李、杜、韩、孟为例，杜甫最多，为6首，而贾岛却多达38首，<sup>(18)</sup> 仅此即完全可以说，崇慕贾岛实已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时代风气。试看杜荀鹤《经贾岛墓》诗：“谪宦自麻衣，衔冤至死时。山根三尺土，人口数联诗。仙桂终无分，皇天似有私。暗松风雨夜，空使老猿悲。”不仅对贾岛“谪宦”、“衔冤”人生遭遇的深切同情溢于言表，而且将折桂无望与诗传人口联结起来，表明对贾岛诗歌艺术范式的崇敬与仰慕。此外，“同时喻鳧、顾非熊，继此张乔、张、李频、刘得仁，凡晚唐诸子皆于纸上北面，随其所得浅深，皆足以终其身而名后世”，<sup>(19)</sup> 可见贾岛诗对不同类型的诗人所具有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唐末及至五代时期，贾岛甚至被人顶礼膜拜，奉若神明，如唐末人李洞“酷慕贾长江，遂铜写岛像，戴之巾中，常持数珠念贾岛佛。人有喜岛诗者，洞必手录岛诗赠之，叮咛再四曰：“此无异佛经，归当焚香拜之”。<sup>(20)</sup> 五代南唐孙晟更是“尝画贾岛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sup>(21)</sup> 贾岛诗之奇峭经唐末李洞诸人的发扬和五代人的认可与提倡，以此成为学贾为诗者的自觉创作追求。至晚唐时，中唐诗人卢仝、马异、刘叉诗的僻涩已不复存在，学贾岛、李洞而深得奇峭者日益普遍。裴说诗“足奇思”，唐求诗“每动奇趣，工而不僻”；“冷高鄙俗流，傲逸访巢田”的廖融等人，更把“清奇”作为评诗的准则。（廖融《谢翁宏以诗百篇见示》）。学者之所以多取陈贶为法，其关键也在于他的诗深得岛诗之奇峭。

与“郊、岛”常常并称一样，人们也往往把姚合和贾岛并称“姚、贾”。与贾岛同时，成名却比贾岛早的姚合被号为晚唐“诗宗”，他的诗路被称为“武功派”。姚贾两人虽同出杜甫，却取向不同，“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sup>(22)</sup> 但实际上姚合集中也有类似于岛诗的奇僻之作。胡震亨谓“姚秘监诗洗濯既净，挺拔欲高，得趣于阆仙之僻，而运以爽亮；取材于籍、建之浅；而媚以倩芬，殆兼同时数子，巧撮其长者。”<sup>(23)</sup> 而李怀民在《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中也把姚合列为学张籍一派的上入室。盖张、王二人早期以乐府歌行著称于世，创作后期则以吟咏情性、描摹风物的五律诗为主，而元和以后张籍在长安与贾岛、姚合等五律诗人颇多唱和。所以学张籍一派也是针对五言律而言。杨慎和李怀民虽把晚唐分为贾岛、张籍两派，却又合而论之。<sup>(24)</sup> 对于晚唐学习贾岛的绝大多数诗人来说，贾岛追求幽奇生涩，思僻力狠，非才力浩大不能胜任，而张籍一派用经过锤炼的语言，去表达一些人们虽然熟悉却往往忽略的境界，更能契合他们的创作心理。而姚合对贾、张的融汇贯通为晚唐苦吟诗人提供了一

条学贾而得其神髓的捷径，或者说提供了一条通过刻苦磨炼、精心推敲来显示自己的长处的出路。于是，在平易浅淡的诗作中，精心制作一两句纤巧、奇致的写景诗句，达到“冷淡闻姚监，精奇见浪仙”的效果，<sup>(25)</sup>成为大多数诗人的创作追求。因此，以上所谓学贾者，往往同时也学姚。姚合为人崇慕的程度虽不及贾岛，但诗作也成为后世楷模。如周贺原是和尚，法名清塞，后由于作诗受到姚合的赏识，因而还俗。李频因推崇姚诗，曾不远千里来向姚合请教。<sup>(26)</sup>方干《上杭州姚郎中》诗云：“身贵久离行乐伴，才高独作后人师。”又《哭秘书少监》云：“寒空此夜落文星，星落文留万古名。入室几人成弟子？为儒是处哭先生。”可见其身后为人奉为师表的情形。诗僧齐己更是以姚合后劲自任，<sup>(27)</sup>足见姚合在晚唐苦吟诗人心目中的地位。

姚合、贾岛二人为平生好友，来往诗作也颇多，贾岛赠姚合诗达 12 首，姚合赠贾岛诗也多达 13 首，足见两人关系之亲密。闻一多在阐论“元和、长庆年间诗坛动态中三个较有力的新趋势”时关于贾、姚一派是这样说的：“同时远远的，在古老的禅房或一个小县的廨署里，贾岛、姚合领着一群青年人做诗，为各人自己的出路，也为着癖好，做一种阴黯情调的五言律诗。”这段话提示了追随贾姚的青年人的身份是一群苦吟诗人，以及他们之间的诗风传承关系。与贾岛相比，姚合仕途比较通达，长庆以后作过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户部员外郎、金州刺史、杭州刺史、左谏议大夫、给事中、陕虢观察使等职，姚合元和年间即以诗名，又很爱提携后进，因此这派诗人在长庆以后，以姚合为中心，往来颇为频繁。如：

长庆三年（823），李余及第回蜀省亲，参与送别之人：现有诗者姚合、张籍、贾岛、朱庆余。

同年冬韩湘进士及第后赴江西幕，参与送行现存诗有：姚合、贾岛、马戴、无可、朱庆余。

同年秋冬，会宿姚合万年县宅，姚合时为万年尉。现存诗有贾岛、朱庆余、顾非熊、无可。

数会于驸马都尉崔杞宅，现存诗有姚合、张籍、贾岛。

长庆四年（824），韩愈邀泛南溪，陪游现存诗有姚合、张籍、贾岛。

宝历元年（825）韦繇赴浙东元稹幕，送行诗现存姚合、朱庆余、贾岛。

宝历二年（826）朱庆余及第归越，送行诗现存姚合、张籍、贾岛。

同年冬，洛下夜会，现存诗有姚合、无可、马戴、李廓。

大和四年秋，集宿姚合宅，现存诗有无可：《秋暮与诸文士集宿姚端公所居》，冬集宿姚合宅寄殷尧藩诗，现存有姚合、雍陶、马戴、无可。冬于姚合宅会送元续上人，现存诗有无可《冬晚姚谏议宅会送元续上人归南山》。

大和三年，李廓应辟入西川幕，现存送行诗有姚合、无可、顾非熊、贾岛。

大和九年，姚合由刑部郎中出任杭州刺史，送行有贾岛、刘得仁、顾非熊。

开成元年，姚合任杭州刺史，方干拜谒姚合于杭州，姚合与之游宴。诗僧清塞携诗投谒，姚合大加奖挹，劝其还俗，复其姓氏，名周贺。<sup>(28)</sup>郑巢拜谒姚合，“日游

门馆，累陪登览燕集，大得奖重，如门生礼然”。(29)

开成二年，刘得仁以诗谒见姚合，姚合多次奖挹，刘得仁《上姚谏议》云：“曾暗投新轴，频闻奖滞身。”李频亦不远千里，行程半年，投奔姚合，姚合大加奖挹，并以女妻之。

会昌元年，喻鳧归毗陵省亲，以诗送之者：姚合、无可、顾非熊。

除此之外，马戴、贾岛、无可、雍陶、顾非熊、刘得仁、殷尧藩等人之间也有许多往来唱和之作，如现存贾岛赠雍陶诗4首，刘得仁赠雍陶诗5首，雍陶赠殷尧藩诗2首，赠无可2首，方干赠喻鳧6首，姚合赠李廓5首，贾岛赠李廓3首，马戴赠无可3首，等等。马戴游华山，姚合、无可、贾岛、顾非熊等皆有寄诗，贾岛和姚合去世时，很多诗人都有诗相吊，在经过贾岛墓时，他们也都写诗祭奠。以诗相饯送的风气往往有助于文学流派的形成，从以上交游情况不难看出贾岛、姚合的诗坛领袖地位。以及贾、姚的苦吟诗风对诗人影响的广泛和深远。

贾、姚以后对苦吟诗风发展造成影响的人物主要是李频和薛能。薛李二人关系十分融洽，集中有不少相知相思的往还诗篇。两人常被并提，称为“一时骚雅宗师。”两人的宦途也比较显达，因此成为士子竞相投谒的对象。如薛能任京兆尹时，让京兆参军李频主持那年的京兆解试，使“咸通十哲”一同获得荐送。李频曾任侍御史、建州刺史，政绩卓著，且善为诗。郑谷《故少师从翁隐岩别墅乱后榛芜感旧怆怀遂有追记》诗以李频和江左著名诗僧并举，可见李频的盛名及其在郑谷心目中的地位。李频早年受姚合推举成名，所以他对怀才不遇的士子很同情，曾识擢曹松等诗人，对当时齐名诗坛的郑谷、张乔、张、许棠、喻坦之、任涛、周繇、李昌符等苦吟诗人尤其看重。李频有两首送给许棠的诗，一贺及第，一贺授官。《唐才子传》说喻坦之也“与李建州频为友”，两人曾同离山游长安觅举，喻坦之不第归乡时，李频以诗相送，好言宽慰。李频往南陵就职，张乔、许棠有诗送别。李频去世后，当时有很多诗人作诗表示伤悼，如张、郑谷和张乔都有《哭（吊）建州李员外（频）》诗。薛能曾任工部尚书、嘉州刺史和徐州节度使。《全唐诗》小传说他“僻于诗，日赋一章，有集十卷”，本人尝以文坛巨擘自许。《北梦琐言》也说他“以诗道为已任”，很多举子向他行卷，多得到耐心指点。诗人卢延让曾师事薛能。早年薛能与许棠同时知名并应举，他得中而许落第，因此对许棠这样遭遇的文人深表理解和关怀。《唐诗纪事》载：“薛能尚书镇郾州，见举进士者必加礼异”，张乔、喻坦之皆受知于薛能。薛曾在二人未得京兆解试首荐时写《寄唁张乔喻坦之》一诗表示安慰和鼓励。另有《送进士许棠下第东归》也是殷勤劝勉之意。从这群诗人的作品中也能看出他们对薛能的亲善和倚重。张有《送徐州薛尚书》颂扬薛能的文才武功，薛能赴江州时，张、周繇写诗送行。许棠和张乔曾陪薛能同游兴善寺并和诗。许棠外任后，还寄诗给薛能诉说远离畿辅的寂寞。尤其是郑谷，写了不少诗表示对薛能的感激，追述薛能当年对他的特殊赏爱。薛能时常在台阁公府里对众吟诵和推荐郑谷的诗，郑谷把自己成名归功于薛能，《读故许昌薛尚书诗集》称薛为“楷模”。《唐才子传》说：“谷诗清婉明白，不俚而切，为薛能、李频所赏”，郑

谷在《云台编》里自序云：“求试春闱，故薛许昌能、李建州频不以晚辈见待”，直到乾宁中所作的诗还回顾早年受二公器重。这些诗人之间也多有唱答往还之作。

除此之外，李频、薛能与上述诗人游历、交游广泛，与马戴、无可、曹松、曹邺、李洞、黄滔、段成式、杜荀鹤、贯休、林宽、周朴、方干、齐己等苦吟诗人亦有来往，并形之于诗。其中郑谷当时曾因诗名得拜右拾遗。齐己《往襄州谒郑谷献诗》称他“高名喧省闼，雅颂出吾唐”。欧阳修《六一诗话》说：“郑谷诗名盛于唐末”。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称郑谷为“晚唐之巨擘”。这些诗人的身边又聚成了一些新的诗人群体，如郑谷，不少人向他投诗请教，王贞白一次曾投献 500 首。郑谷归居宜春时，孙访、齐己和黄损等人跟他学诗。张乔隐居池州九华山时，有伍乔等人慕名相从。张广明后入蜀，又因蜀主王建的赏识形成一个圈子。五代十国追风贾、姚的诗人远不止此数，所涉及的地域也相当广泛。如中原于邺、可止，吴曹松、孙晟、蜀唐求、楚裴说、闽文等，而影响更大的诗人则集中于楚、吴，并各自形成交际频繁的诗人群体。荆楚为时较早，创作活跃的是齐己、尚颜、虚中及栖蟾、乾康等一群僧人，“天策府十八学士”中的刘昭禹也参与其间。“更唱迭和”。而为时稍晚、驰名楚中的则是衡山处士廖融，逸人王玄、王正己、任鹄以及翁宏、伍彬、李韶、狄焕等皆以其为宗主。吴中隐居庐山紫霄峰下的陈沆、陈贶叔侄子弟众多。黄损、熊、虚中都曾往师陈沆、陈贶，“时士也多师事之”，而得“二陈”之正传的则是刘洞、江为诸人。与刘洞并称的夏宝松“少学诗江为”，且再授弟子。南唐曾入庐山国学的李中、伍乔等一群也多为此系传人，从而形成了师徒承传梯队，诗筒往还，彼此影响。可见晚唐以至五代的苦吟诗人在交游关系上是比较亲密的一群，他们或前后师承，或诗友酬唱，生活道路、思想信仰、艺术趣尚上相近相似，而由此产生的在创作上诸人之间的影响也是可以理解并实际存在的。

注释：

(1) 《诗法家数》

(2) 陆龟蒙《书李贺小传后》，见《全唐文》卷八零一

(3) 孟郊《夜感自遣》

(4) 孟郊《劝善吟》

(5) 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

(6) 《临汉隐居诗话》，见《历代诗话续编》

(7) 李商隐《李长吉小传》

(8) 李贺《巴童答》

(9) 李贺《酒罢张大撤索赠诗》

- (10) 李纲《读李长吉诗》
- (11) 《唐才子传》
- (12) 韩愈《送无本师归范阳》
- (13) 可止《哭贾岛》
- (14) 《新唐书》卷一七六
- (15)、(16)、(17) 姚合《闲居》、《闲居晚夏》
- (18) 据李知文《论贾岛在唐诗发展史的地位》文中统计，载《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
- (19) 方岳《深雪偶谈》
- (20) 《唐才子传》卷九
- (21)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九
- (22) 孙仅《读杜工部集序》，载中华书局版《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第一册
- (23) 《唐音癸签》卷七
- (24) 明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一云：“晚唐之诗分为两派，……其诗不过五言律，更无古体。五言律起结皆平平，前联俗语十字一串带过，后联谓之颈联，极其用功，又忌用事，谓之‘点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谓‘吟成五个字，捻断数茎须’也。”李怀民《中晚唐诗主客图》“……虽称两派，其实一家耳。”
- (25) 齐己《还黄平素秀才卷》
- (26) 《唐诗纪事》卷六十
- (27) 齐己《寄南徐刘员外》
- (28) 事见《郡斋读书志》卷四
- (29) 《唐才子传》卷八

## 第二章 晚唐苦吟诗人的主题取向

### 第一节 “江湖苦吟士，天地最穷人” ——贫病生活和落拓不遇的哀吟

晚唐苦吟诗人在“为着自己的出路，也为着一种癖好”<sup>(1)</sup>苦心制作律诗时，多有因一两句出色的句子而声名远播，如许洞庭、赵倚楼、郑鹧鸪之类，以致“未遑全篇，已布人口”，<sup>(2)</sup>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对自己的诗才是颇为自负的，狂傲自赏、恃才凌人的事迹在他们身上经常发生。如罗隐坐船，和朝官同舟，不但不行礼，甚至放言：“是何朝官？我脚夹笔，可以敌得数辈！”<sup>(3)</sup>再如“素性狂荡”的张祜，《唐才子传》卷六载他与崔涯“尝共谒淮南李相（绅），祜称“钓鳌客”，李怪之曰：“钓鳌以何为竿？”曰：“以虹。”“以何为钩？”曰：“新月。”“以何为饵？”曰：“以短李相也。”其傲诞狂荡之态令人惊异。再如李洞，未第前，当时已诗名卓著的吴融以所作诗百篇示洞，李洞竟然说：“大兄所示百篇中，有一联绝唱。”<sup>(4)</sup>还有周朴，声称“禅是大诗是朴，大唐天子只三人”，（《赠大诗》）把其他人都放在眼里。而薛能甚至对前代杰出诗人都大放厥词：“李白终无取，陶潜固不刊”，扬言：“我若生在开元日，争遣名为李翰林”。<sup>(5)</sup>其他如张乔一反当时举子骑马之习，独跨毛驴以显吟价颇高，惹人注目；李昌符行卷也反举子精修卷轴之习，不施装修，且投《婢仆诗》五十首，嘲谑婢仆羞短，在京城贵家婢仆中大获骂名，由此扬名中第。即如出家人贯休，也有这种自负之态，《十国春秋》载“节度使成以诞生日，得歌诗百余章，而贯休诗与焉。令幕僚郑准评高下，准害其能，置贯休诗第三，贯休怒曰：‘藻鉴如此，其可久乎？’已而问笔法于贯休，答曰：‘此事须登坛而授，岂容草草。’不胜其愤，递放黔中。《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綰传》中杨綰上奏，记贡举之弊时说，当时的举子“以奔竞为务，矜能者曾无愧色，勇进者但欲凌人，……投刺干谒，驱驰要津，露才扬己，喧腾于当代”。而由这些诗人身上，我们不难看出苦吟诗人那种自矜与躁进的心态。

当他们怀着这种感觉良好的心态去京城干谒或应举，以求取功名时，遇到的却是这样一种现实：唐末宦官专权、藩镇割据，骄兵难制，赋税沉重，闾里空竭。面对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唐王朝失去了自救能力，士人的前途一片暗淡。由于朝廷控制的州县减少，官位紧缺，朝中清要职位又为朋党及其它有背景者所据，一般士人在仕途上进身机会很少。由于科场风气败坏，请托公行，交通关节，出身寒微、拙于钻营的士人即使唯求一第也十分困难，许多有才之士在考场上长期受困，甚至终生不第。苦吟诗人尽管也有显达者，但相较而言，一般职卑位低，如孟郊、贾岛、喻鳧、许棠只作到县令或县尉一职，卢仝、方干、邵谒、储嗣宗、周贺、周朴、张祜、李洞、郑巢、刘得仁、李山甫、张迥、李韶、任蕃、周繇、喻坦之、张乔、章碣等人皆以布衣终老，李频、喻鳧、曹松、许棠、郑谷、张、于、刘沧、项斯、崔涂、卢延让、裴说、赵嘏等人皆有长期艰于一第而备尝辛酸之遭遇，其中又有不少人是“三纪吟苦望一名，丹青待得白头成”（许棠《讲德陈情上李仆射八首》）。因此，苦吟诗人的诗中下第、落第一类的诗很多。如许棠为求一第而“半生南走复西驰，愁过杨朱罢泣岐”（《秦中遇故人》）。再如杜荀鹤诗集中以下第名篇的就有《下第投所知》、《下第出关投郑拾遗》、《下第东归别友人》、《下第寄池州郑员外》、《下第东归将及故园有作》等。即便如最

后做到建州刺史的李频，及第前抒写自己生活艰辛、名场年年失手的痛苦篇章，也有四十多首。尽管他们在落第时也常常痛苦地发出“无才堪世弃，有句向谁夸”（刘得仁《池上宿》）的愤慨不平，感叹“岂料为文日，翻成用武年”（曹松《言怀》），“无地无媒只一身，惟有南山似故人”（赵嘏《下第后归永乐里自题二首》），或怨恨世道不公，或感叹出路难觅，或愤慨权贵无情。但他们这一群小人物，既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也少具有忧国忧民、拯时救世的胸襟和气魄，因此牢骚愤慨更多地转向自寻慰藉和自消不平。他们表现于诗中的不是英雄末路的壮怀激烈，而是文人落魄的哀怨穷愁。

因此苦吟诗人们一方面自我标榜，蔑视功名，追求超脱，但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却又不得不自我否定，巴结权贵，寻找靠山。于是极力渲染眼前苦况，表现出栖栖惶惶的样子，乞求对方的悲悯，并预支一番感戴之情的下第陈情之作中充斥着对自己贫病生活和怀才不遇的哀吟。如周朴《客州赁居寄萧郎中》云：“松店茅轩向水开，东头舍赁一裴徊。窗吟苦为秋江静，枕梦惊因晓角催。邻舍见愁赊酒与，主人知去索钱来，眼看白笔为霖雨，肯使红鳞使曝腮”。困顿之状凄婉可怜。李洞《投献吏部张侍郎十韵》中云：“肩囊寻省寺，袖轴遍公卿。……泪随边雁堕，魂逐夜蝉惊。发愤寻江塔，无眠数县更。玄都一病客，兴善几回莺。”简直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许棠《献独孤尚书》云：“退已经三十载，登龙曾见一千人。魂离为役诗篇苦，泪竭缘嗟骨相贫”。喻坦之《陈情献中丞》云：“孤拙竟何营，徒希折桂名。始终谁肯荐，得失难自明。……意纵求知切，才惟惧鉴精。五言非琢玉，十载看迁莺。取进心甘钝，伤嗟骨每惊。尘襟痕积泪，客鬓白新茎。”希望、失意、苦闷、悲愁和痛苦交织，全是一篇篇血泪之作。即如孟郊一第之后，不免“春风得意马蹄轻，一日看遍长安花”，轻浮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一朝成功竟使五十岁的许棠自我感觉“筋骨轻捷，愈于少年”。<sup>〔6〕</sup>姚合及第后，也每每“夜睡常惊起”，以至“喜过翻疑梦，狂来不似儒”（《及第后中夜书事》）。又如曹邺，据《唐才子传》载，“累举不第，为《四怨三愁五情》诗，雅道甚苦，时为舍人韦恻所知，力荐于礼部侍郎裴休，大中四年张温琪榜中第”。在《成名后献恩门》诗中，他描写自己被援引中举的情形是：“忽然风雷至，惊起池中物。拔上青云颠，轻如一毫发”。在《杏园即席上同年》诗中，他绘形绘色地抒写出了自己的内心感受和精神状态：“歧路不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道开，青云在平地”。“匆匆出九衢，僮仆颜色异，故衣未及换，尚有去年泪”。“对酒时忽惊，犹疑梦中事”。好事来得太突然，竟然有这种精神恍惚而不能自持的感觉。因此，苦吟诗人也往往招来“器宇不宏”、“气度窘促”的讥议。其实感激一至于此，正反应了地位微贱而完全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读书人在偶交好运时那种虽曰可喜实则可悲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不合理的现实制度和不稳定的时局对中下层知识分子心理上所造成的创伤。

另外，从整体上来说，苦吟诗人也确实多为贫寒穷窘之士。典籍诗文中大量的关于他们贫寒穷窘的记述。即以《唐才子传》一书而言，记贾岛“初，连败文场，囊篋空甚，遂为浮屠。”孟郊“拙于生事，一贫彻骨，裘褐悬结。未尝俯眉为可怜之色，……多伤不遇，年迈家空，思苦奇涩，读之，每令人不欢。如‘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

皆哀怨清切，穷入冥搜”。记张 “初以家贫累下第”，以至赋诗自诉凄苦云：“一年九陌寒风夜，梦扫芦花絮客衣”。周繇：“家贫，生理索寞，只苦篇韵，俯有思，仰有咏，深造阃域，时号为‘诗禅’”。记喻坦之“举进士不第，久寓长安，囊罄，忆渔樵，还居旧山”。记李洞云：“家贫，吟极苦。至废寝食”。又谓“周朴山林之癯，槁衣粝食，以为黔娄、原宪”。诗人亦有贫苦生活的自述。李昌符自叹“病觉离家远，贫知处事难”（《与友人会》）；杜荀鹤自诉云：“四海无寸土，一生唯苦吟”（《湘中秋日呈所知》）、“江湖苦吟士，天地最穷人”。（《郊居即事投李给事》）裴说亦自云：“粝食拥败絮，苦吟吟过冬”（《冬日作》）。又如皮日休“少且贱，至于食，自甘粝粝而已”（《食箴序》），其于《贫居秋日》诗中自云：“亭午头未冠，端作独愁予。贫家烟爨稀，灶底阴虫语。门小愧车马，廩空惭雀鼠。尽室未寒衣，机声羨邻女”，可见贫寒生活情状。与皮日休唱和交往最为密切的陆龟蒙，长期隐处，自甘“不共诸侯分邑里，不与天子专隍碑，静则守桑柘，乱则逃妻儿”（《江湖散人歌》）的淡泊生涯，即使在任湖州、苏州刺史从事时，虽“有田数百亩，屋三十楹”，但却因“田苦下，雨潦则与江通，故常饥，身备锄刺无休时”。<sup>(7)</sup>这一现象使《雅言系述》的作者有“苦吟固穷”之说，并为此借王元诗悼苦吟诗人李韶云：“韶也命何奇！生前与世违。贫栖古梵刹，终着旧麻衣。雅句僧抄遍，孤坟吊客稀”。<sup>(8)</sup>宋张文潜亦致慨云：“唐之晚年，诗人类多穷士，如孟东野、贾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sup>(9)</sup>可见苦吟诗人与穷困之间的某种关系。

苦吟诗人又多有瘦弱早衰者。早在盛唐时，即传有李白戏杜甫诗“借问何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本事诗》高逸第三）；杜甫亦有“知君苦思缘诗瘦”（《暮登四安寺钟楼寄裴十迪》）之说。将苦作诗与瘦衰病连在一起讲的，中晚唐时就屡屡可见。如薛能云：“狂瘦未曾餐有味，不缘中酒却缘诗”（《春咏》），裴说云：“莫怪苦吟迟，诗成鬓亦丝”（《寄曹松》），郑谷云：“夜夜冥搜苦，那能鬓不衰”（《寄膳部李郎中昌符》）。曹松云：“平生五字句，一夕满头丝”（《崇义里言怀》），陆龟蒙云：“只贪诗调苦，不计病容生。我亦休文瘦，君能叔宝清”（《奉酬袭美先辈早春病中书事》），“永夜更呻吟，空床但皮骨”（《奉酬袭美先辈吴中苦雨一百韵》）。《蛰溪诗话》卷一零亦涉及这一现象云：“山泽之儒多癯，诗人尤甚。……乐天云：‘形容瘦薄诗情苦，岂是人间有相人’。又云：‘貌将松共瘦，心与竹俱空’。李商隐‘瘦尽东阳姓沈人’，掉头拈髭之苦，岂有张颐丰颊者哉！”这一现象颇有道理在，汉代的桓潭早已认知，曾记杨雄谓：“成帝时，诏令作赋，为之卒暴，思精苦，赋成，遂困倦小卧，梦其五脏出在地，以手收而内之。及觉，病喘悸，大少气，病一岁。”<sup>(10)</sup>唐苦吟诗人多英年早逝，方干之“日夜役神多损寿，先生下世未中年”，亦即有见于此。

注释:

- (1) 闻一多《唐诗杂论·贾岛》，见《闻一多全集》第三卷
- (2) 《唐语林》
- (3) 《唐才子传》卷六
- (4) 《唐摭言》卷一零
- (5) 《唐诗纪事》卷六十
- (6) 同上
- (7) 《新唐书·陆龟蒙传》
- (8) 《诗话总龟》前集卷十一
- (9)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九
- (10)《柅子新论·祛蔽》

## 第二节 “偶寻山僧宿，吟诗坐到明” ——对隐居和禅悦生活的吟咏

晚唐五代的丧乱纷争，致使社会上不入官场的文人数量激增。滞留京城屡举不第、徘徊歧路求仕无门的众多士人，因绝望于仕进或避乱远祸而纷纷退归江南乡里，云游四方寻机干世的僧人，此时也大多住其行脚，出现了“居山多是避强秦”的现象。即使已得官受禄者，由于不满当朝、救世无方或耻与佞臣为伍等诸多原因而辞官卸任的也相当不少。另外还有一些文人只是企图寻找一种淡泊平静的生活和诗境，通过寄情山水、栖心禅悦，既表示对污浊黑暗现实的厌恶与回避，也用以解脱时代与社会带给自己的烦恼痛苦。文人中如此远离政治斗争的流向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活空间和视野的收敛，都是唐朝任何时期不曾出现过的。“仕不如隐，富不如贫”作为一种时代心理，在苦吟诗人中间表现突出。他们把不合流俗、无心名利、自保人格视作思想行为的准则，长期僻居、愈隐愈深也就成了他们的基本特征。晚唐不少著名苦吟诗人，如方干、陆龟蒙、司空图、张祜、郑谷等都是隐逸家山终老的，还有一部分人虽未隐逸山林，但其诗作同样体现了对山林境界和禅悦的追求爱慕。除上述苦吟诗人外，当时的喻坦之、许棠、张翥、张乔、皮日休、陆龟蒙、周贺、喻鳧、郑巢、项斯、刘得仁、李频、李郢、曹松、李洞、周朴、唐求以及诗僧齐己等都是写作山林隐逸诗并取得一定成就者。

苦吟诗人这方面的直接影响来自于姚合、贾岛等人的清苦诗风。由于寒苦委顿的人生经历以及最终对世俗有意识摒弃的心态，贾岛、姚合的诗歌创作也就基本上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视界中。正如闻一多所说的“古老的禅房”或“小县的廨署”，从总体上看，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mailto: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库